

吉林枫林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李万博¹, 陈全家¹, 张福有²

1.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春 130012; 2. 吉林省文史馆, 长春 130051

摘要: 2014 年 10 月, 张福有率野外调查队在吉林省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发现枫林遗址, 并在 2015 年 6 月再次进行了调查确认, 共发现石制品 217 件。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 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工具和断块等。其中二类工具以刮削类使用石片为主, 三类工具种类多样, 加工较为精细。该遗址发现的手斧与阿舍利手斧较为相似, 这在东北地区尚属首次, 意义重大。经过研究分析, 这是一处典型的以细石叶工艺为主的遗址。根据地层推测, 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关键词: 吉林省; 枫林遗址; 旧石器; 手斧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19)02-0191-09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Fenglin site, Jilin Province

LI Wanbo¹, CHEN Quanjia^{1*}, ZHANG Fuyou²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051

Abstract: The Fenglin late Paleolithic site was discovered by Zhang Fuyou. It is located in Fenglin village of Manjiang town, Fusong county in Jilin Province. 217 lithic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ite. These lithic artifacts include cores, flakes, microblades, tools and debris. Obsidian is the predominant raw material. Different types of scrapers are the dominant retouched tools, and the retouch on these tools is exquisite. It is a typical microblade technology site in northeast of China. The handaxe first found in the site is quite important in this area.

Key word: Jilin Province; Fenglin site; Paleolithic; Handaxe

收稿日期: 2017-11-06; 定稿日期: 2018-01-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6JJD780008)

作者简介: 李万博 (1990-), 男,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E-mail:

liwanbo19900525@163.com

Citation: Li WB, Chen QJ, Zhang FY.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Fenglin site, Jilin Provinc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9, 38(2): 191-199

长白山管委会池南区管委会为了了解漫江一带的历史文化资源，成立以张福有为领队的野外调查队，于2014年10月10~29日开展调查。张福有在距长白山42km的漫江镇枫林村，意外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1件手斧及数十件石制品。由于意义重大，调查队随后于2015年6月23~25日，再次在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发现手斧的地点附近继续调查，又发现近200件黑曜岩石制品。为了配合基本建设，2016年6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调查，随后在8月正式进行发掘，并命名为“枫林遗址”^[1]。本文仅对2014、2015年的两次调查采集到的石制品进行简要介绍。

1 地理位置、地貌与地层

抚松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西北麓，全县下设14个乡镇，境域相对辽阔，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漫江镇地处抚松县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此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位于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西距白山市约90km，西北距抚松县约45km，北距长白山机场约13km，东距长白山天池约43km，东距漫江镇约7km，南距中朝边境约53km。地理坐标为N41°57'6"、E127°31'20"。海拔为935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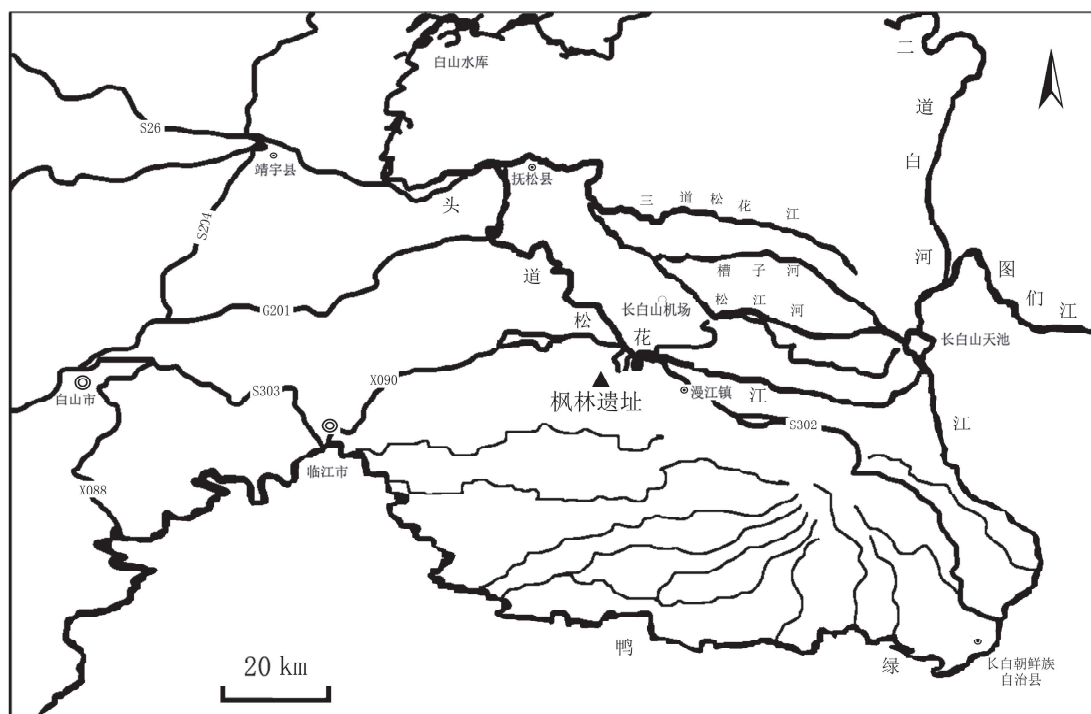


图1 枫林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Fenglin site

2 石制品分类与描述

该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共 217 件, 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断块和工具¹⁾²⁾。

枫林遗址位于一处断崖之上, 风化壳上的黄土层极薄。虽然石器为地表采集, 但通过观察地形地势可判断, 由于修筑前进村至枫林村“村村通”公路, 此处产生断崖开口。经雨水不断冲刷, 导致黄土不断脱落, 手斧等石器才露出表面。因此, 该地点的石器均是出于黄土层的旧石器。

2.1 石核

共 7 件。分为锤击石核 (1 件) 和细石叶石核 (6 件)。

单台面锤击石核, 15JFMF:124, 原料为泥岩。石核长宽厚为 62.3×73.2×24.7mm, 重 117.8g。台面 A 经过修理, 台面角 63°-85°。剥片面有 3 个完整的剥片疤 (图 2: 1)。

细石叶石核, 包括单台面 5 件和双台面 1 件。原料均为黑曜岩。

15JFMF:122, 单台面细石叶石核, 长宽厚为 41.3×6.3×20mm, 重 4.4g。台面 A 为修理台面, 台面角 63°, A1 为剥片面, 共三个剥片疤。剥片方式类似雕刻器技法 (图 2: 2)。

15JFMF:123, 双台面细石叶石核, 长宽厚为 27.5×6.1×13.2mm, 重 2.4g。台面 A、B 互为台面, 台面角 70°。剥片疤较小, 宽度最小者约 2mm (图 2: 3)。

2.2 石片

共 99 件。均为锤击石片, 原料除 1 件为燧石外, 其余均为黑曜岩。根据完整程度分为完整石片 (27 件) 和断片 (72 件)。

完整石片 平均长 18.2mm, 平均宽 16.8mm, 平均厚 4.0mm, 平均重 1.3g, 均为人工台面, 背面均为石片疤。15JFMF:170, 长宽厚为 18.5×21.3×3.7mm, 重 1.0g (图 2: 4)。

断片 包括近端断片 25 件; 15JFMF:52, 长宽厚为 15.9×15.9×3.3mm, 重 0.72g (图 2: 5)。中段断片 18 件; 15JFMF:70, 长宽厚为 19.4×19.6×2.3mm, 重 0.83g (图 2: 8)。左侧断片 3 件; 15JFMF:73, 长宽厚为 14.9×11.9×3.2mm, 重 0.57g (图 2: 6)。右侧断片 2 件; 15JFMF:99, 长宽厚为 27.1×21.9×3.7mm, 重 1.7g (图 2: 7); 远端断片 24 件; 15JFMF:99, 长宽厚为 16.9×17.9×2.3mm, 重 0.64g (图 2: 9)。

2.3 细石叶

共 18 件, 平均宽 7.3mm。根据断裂方式的不同分为近端 (6 件), 平均长 14.1mm; 中段 (12 件), 平均长 13.7mm。

15JFMF:105, 细石叶近端, 长宽厚为 17.1×9.9×2.9mm, 重 0.42g。背面有一条棱脊 (图 2:10)。

15JFMF:117, 细石叶中段, 长宽厚为 22.7×9.6×2.2mm, 重 0.52g。背面有两条棱脊 (图 2:11)。

2.4 断块

共 33 件。原料几乎都为黑曜岩, 普遍较小、形状不规则。

1) 本文选用陈全家先生的分类观点, 将工具分为三类: 一类, 制作石器的工具 (石锤、石砧); 二类, 石片未经加工直接使用者 (使用石片); 三类, 直接将片状或块状毛坯经过加工修理者 (修刃、修型和修理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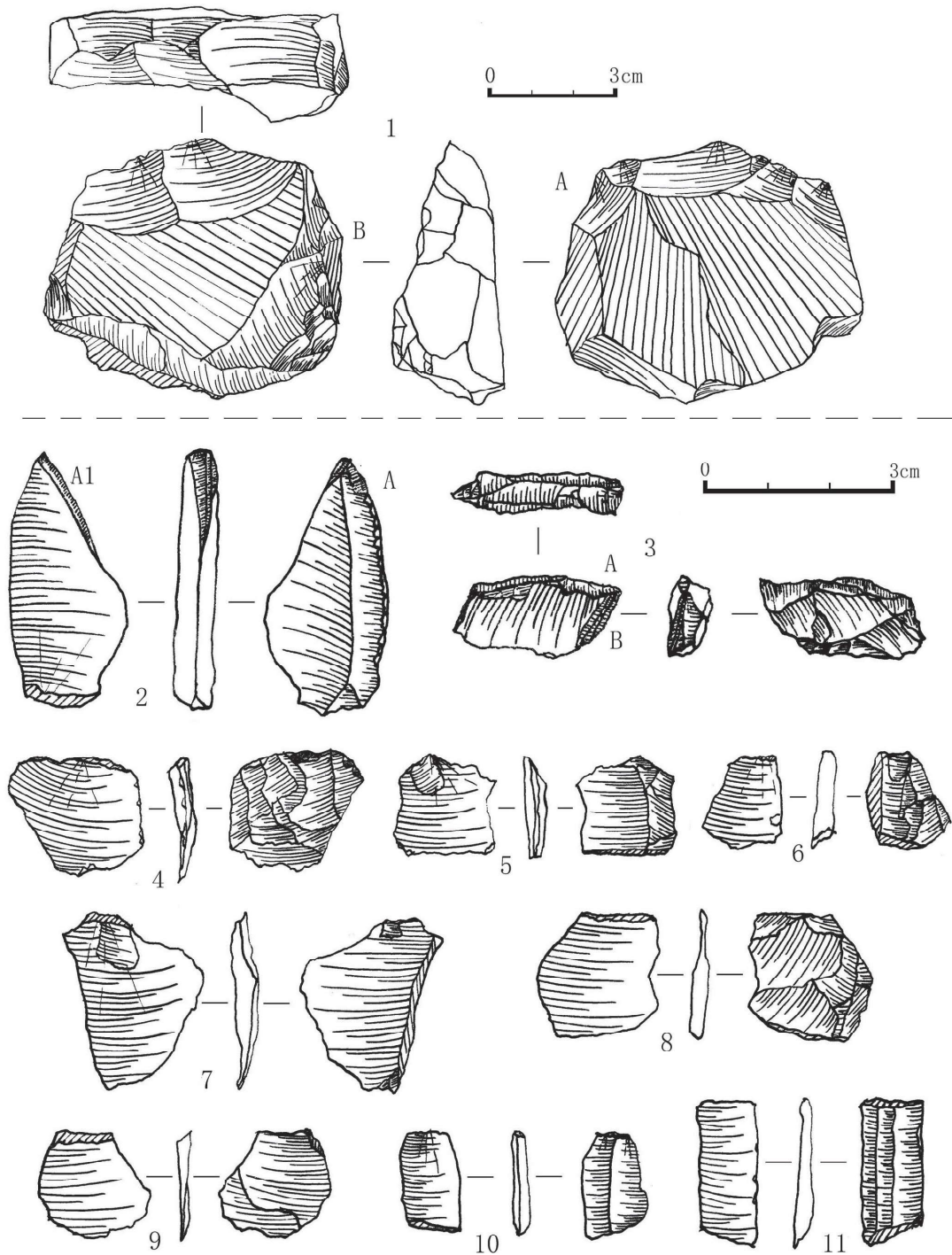


图 2 石核、石片、细石叶

Fig.2 Cores、Flakes、Microblades

1. 单台面石核 (Single platform core, 15JFMF:124) ; 2. 细石叶石核 (Microblade core,15JFMF:122) ; 3. 细石叶石核 (Microblade core,15JFMF:123) ; 4. 完整石片 (Complete flake,15JFMF:27) ; 5. 近端断片 (Proximal flake,15JFMF:52) ; 6. 左断片 (Left flake,15JFMF:73) ; 7. 右断片 (Right flake,15JFMF:75) ; 8. 中段断片 (Middle flake,15JFMF:70) ; 9. 远端断片 (Distal flake,15JFMF:99) ; 10. 近端细石叶 (Proximal microblade,15JFMF:105) ; 11. 中段细石叶 (Middle microblade,15JFMF: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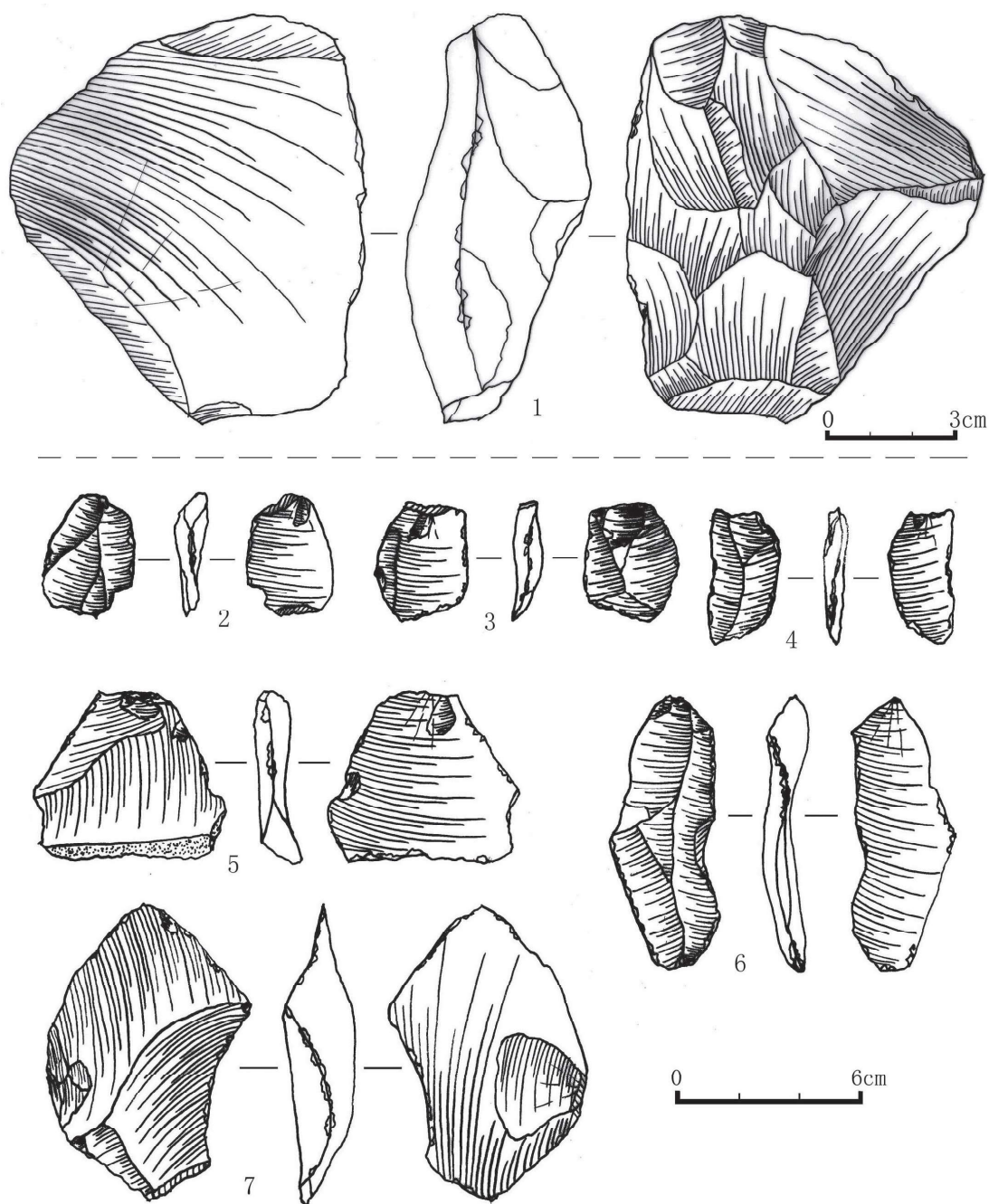


图 3 二类工具

Fig.3 Utilized Tools

1. 单直刃砍砸器 (Single straight chopper,15JFMF:137) ; 2. 单直刃刮削器 (Single straight scraper,15JFMF:130) ; 3. 单尖刃刮削器 (Single point scraper,15JFMF:131) ; 4. 直凹刃刮削器 (Straight and concave scraper,15JFMF:133) ; 5. 复刃刮削器 (Multiple scraper,15JFMF:135) ; 6. 复刃刮削器 (Multiple scraper,15JFMF:136) ; 7. 尖凹刃刮削器 (Point and concave scraper,15JFMF: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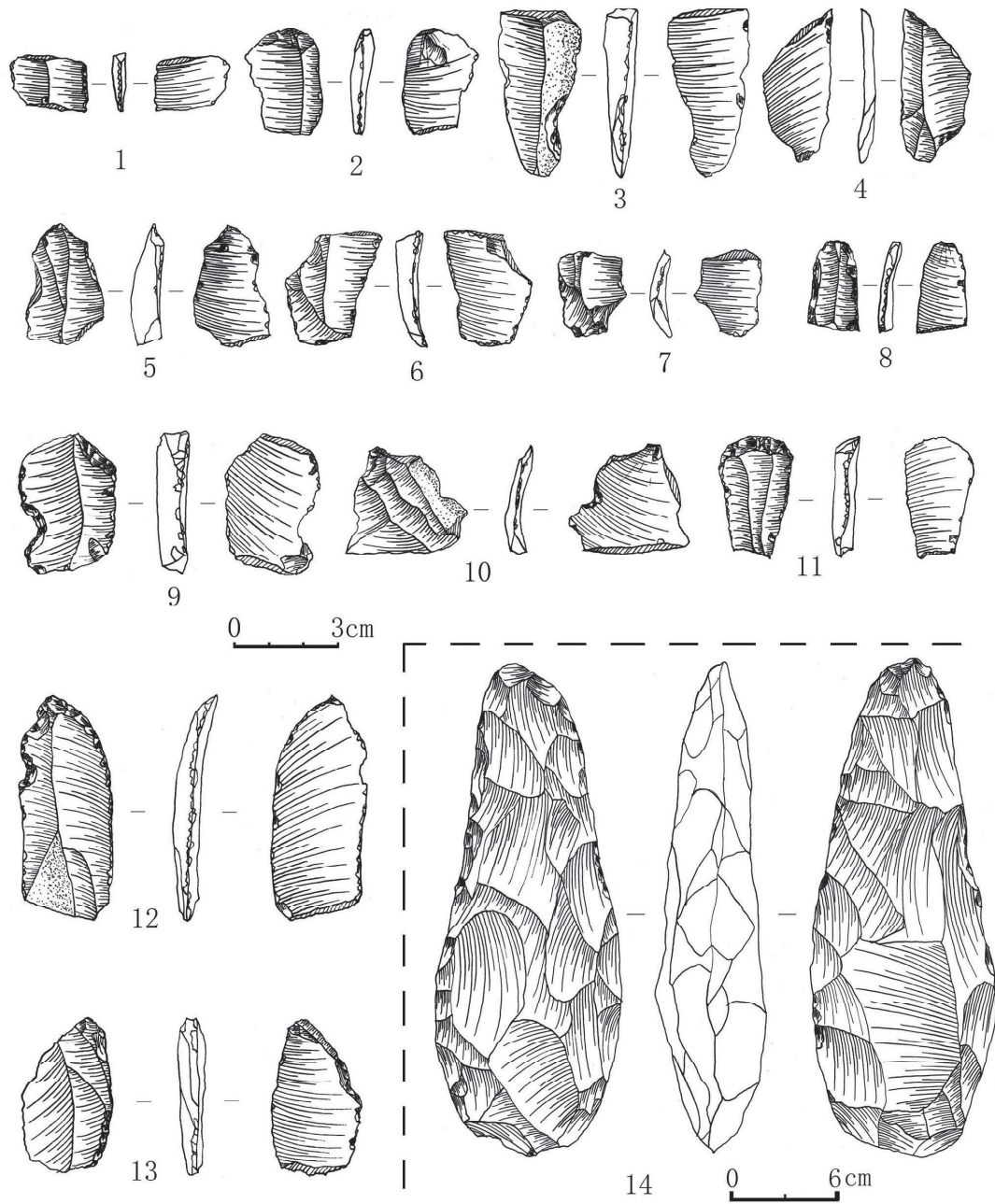


图4 三类工具

Fig.4 Retouched Tools

- 1. 单直刃刮削器 (Single straight scraper, 15JFMF: 145) ; 2. 单凸刃刮削器 (Single convex scraper, 15JFMF: 153) ; 3. 单凹刃刮削器 (Single concave scraper, 15JFMF: 157) ; 4. 单尖刃刮削器 (Single point scraper, 15JFMF: 159) ; 5. 尖直刃刮削器 (Point and straight scraper, 15JFMF: 165) ; 6. 复刃刮削器 (Multiple scraper, 15JFMF: 169) ; 7. 直凹刃刮削器 (Straight and concave scraper, 15JFMF: 132) ; 8. 双直刃刮削器 (Double straight scraper, 15JFMF: 164) ; 9. 直 - 凹缺刃刮削器 (Straight and notch scraper, 15JFMF: 168) ; 10. 凹缺器 (Notch, 15JFMF: 182) ; 11. 端刮器 (End scraper, 15JFMF: 178) ; 12. 复刃刮削器 (Multiple scraper, 15JFMF: 170) ; 13. 残器 (Incomplete tool, 15JFMF: 183) ; 14. 手斧 (Handaxe, 15JFMF: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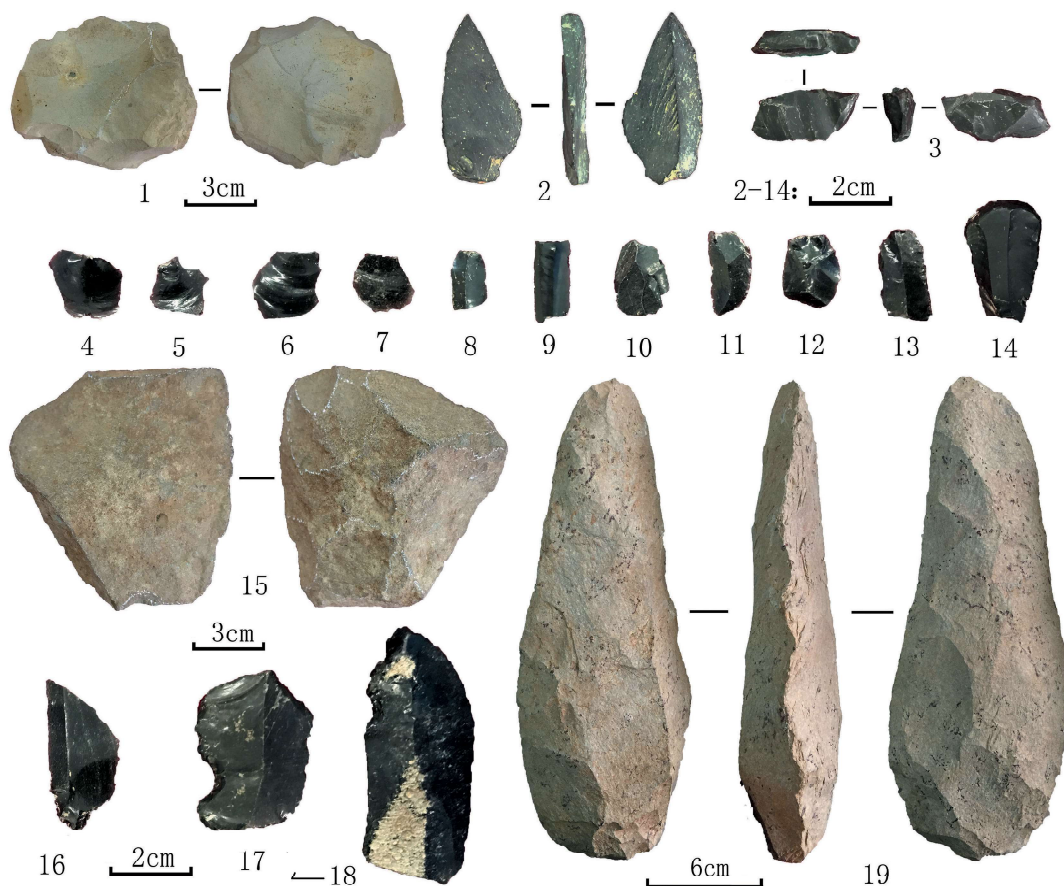


图 5 枫林遗址部分石制品

Fig.5 Some stone artifacts of Fenglin site

1. 单台面石核 (Single platform core, 15JFMF:124); 2. 细石叶石核 (Microblade core, 15JFMF:122); 3. 细石叶石核 (Microblade core, 15JFMF:123); 4. 完整石片 (Complete flake, 15JFMF:27); 5. 近端断片 (Proximal flake, 15JFMF:52); 6. 中段断片 (Middle flake, 15JFMF:70); 7. 远端断片 (Distal flake, 15JFMF:99); 8. 近端细石叶 (Proximal microblade, 15JFMF:105); 9. 中段细石叶 (Middle microblade, 15JFMF:117); 10. 单直刃刮削器 (Single straight scraper, 15JFMF:130); 11. 直凹刃刮削器 (Straight and concave scraper, 15JFMF:133); 12. 单尖刃刮削器 (Single point scraper, 15JFMF:131); 13. 双直刃刮削器 (Double straight scraper, 15JFMF:164); 14. 端刮器 (End scraper, 15JFMF:178); 15. 单直刃砍砸器 (Single straight chopper, 15JFMF:137); 16. 单尖刃刮削器 (Single point scraper, 15JFMF:159); 17. 直 - 凹缺刃刮削器 (Straight and notch scraper, 15JFMF:168); 18. 复刃刮削器 (Multiple scraper, 15JFMF:170); 19. 手斧 (Handaxe, 15JFMF:217)

2.5 工具

共 60 件。包括二类工具和三类工具, 不见一类工具。

二类工具(使用石片): 13 件。根据器物大小和使用痕迹分为砍砸类和刮削类使用石片。

砍砸类使用石片 1 件, 15JFMF:137, 长宽厚为 94.2×85.6×42.1mm, 重 275.4g。原料为砂岩, 器体厚重, 刃部较钝 (图 3:1)。

刮削类使用石片 12 件, 原料均为黑曜岩。毛坯均为片状毛坯。可分为单刃、双刃、复刃 3 类。15JFMF:130, 单直刃, 长宽厚为 20.0×15.3×4.7mm, 重 0.9g (图 3:2)。

15JFMF:131, 单尖刃, 长宽厚为 19.3×15.7×4.5mm, 重 1.0g (图 3: 3)。15JFMF:133, 直 - 凹刃, 长宽厚为 22.1×11.7×3.8mm, 重 0.7g (图 3: 4)。15JFMF:134, 尖 - 凹刃, 长宽厚为 47.3×32.2×10.5mm, 重 10.1g (图 3: 7)。15JFMF:135, 复刃, 长宽厚为 27.2×31.6×5.2mm, 重 3.9g, 刃缘形态为直 - 直 - 直 (图 3: 5)。15JFMF:136, 复刃, 长宽厚为 44.6×19.7×5.8mm, 重 3.2g, 刃缘形态为直 - 直 - 凸 (图 3: 6)。

三类工具: 47 件。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手斧和残器。

刮削器 33 件 (图 4: 1-9、12)。分为单刃 (21 件)、双刃 (10 件)、复刃 (2 件)。

15JFMF:145, 单直刃, 长宽厚为 15.1×23.4×3.8mm, 重 1.4g, 两端为有意折断 (图 4: 1)。15JFMF:153, 单凸刃, 长宽厚为 29.7×23.3×5.3mm, 重 2.6g (图 4: 2)。15JFMF:157, 单凹刃, 长宽厚为 48.3×24.2×9.0mm, 重 7.6g, 刃部经过修理 (图 4: 3)。15JFMF:159, 单尖刃, 长宽厚为 43.6×20.5×5.5mm, 重 3.3g, 一侧经过修理, 一侧为自然边 (图 4: 4)。

15JFMF:164, 双直刃, 长宽厚为 26.1×14.8×3.2mm, 重 1.5g, 远端为有意折断 (图 4: 8); 15JFMF:165, 尖 - 直刃, 长宽厚为 34.1×23.2×8.6mm, 重 5.1g, 尖部两侧均经过修理 (图 4: 5); 15JFMF:132, 直 - 凹刃, 长宽厚为 24.5×20.3×6mm, 重 1.7g (图 4: 7); 15JFMF:168, 直 - 凹缺刃, 长宽厚为 37.2×28.8×9.5mm, 重 9.5g, 凹缺处经压制修理, 直刃为自然边直接使用 (图 4: 9)。

15JFMF:169, 复刃, 长宽厚为 32.3×29.1×7.4mm, 重 4.4g, 刃缘形态为直 - 凸 - 凹 (图 4: 6)。15JFMF:170, 复刃, 长宽厚为 65.4×27.5×6.8mm, 重 11.6g, 刃缘形态为直 - 凸 - 尖 - 凹缺 - 凹缺; 此件工具刃部经压制修理, 形成多个刃口, 方便使用 (图 4: 12)。

端刮器 8 件。15JFMF:178, 长宽厚为 34.8×22.9×6.2mm, 重 4.96g; 器体适中, 刃部修理精致 (图 4: 11)。

凹缺器 4 件。15JFMF:182, 长宽厚为 31.5×36.0×6.8mm, 重 5.6g; 毛坯为石片, 刃部经过修理 (图 4: 10)。

手斧 1 件。15JFMF:217, 原料为流纹岩, 长为 251.5mm, 宽约 50-94.8mm, 厚 48.5mm, 重 1318.2g。经两面打制修理, 周身布满浅平疤痕, 采用软锤加工, 使器身薄锐, 尖部扁薄, 尖部和两侧缘修疤层叠连续, 器形规整匀称。跟部经多次打片做钝化处理, 易于抓握。器身没有自然面保留 (图 4: 14)。

残器 1 件。15JFMF:183。底部有些许加工痕迹, 无法具体分类 (图 4: 13)。

3 结语

3.1 石器工业特征

枫林遗址的石器原料几乎全部为黑曜岩, 占比达到 97.2%, 其他原料包括流纹岩、燧石、玛瑙、泥岩等。石核共发现 7 件, 其中细石叶石核 6 件, 锤击石核 1 件。石片数量最多, 断片占石片总数的 72.7%; 细石叶包括近端和中段两种。二类工具以刮削类的为主; 三类工具器型多种多样, 包括刮削器、端刮器、凹缺器、手斧等, 存在软锤的修理技术。综合来看, 此遗址的石器面貌应属细石叶工业类型, 但大型工具并没消失, 也有少量存在。

近些年,在吉林东部地区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黑曜岩为主要原料的遗址(地点)^[3],通过对比发现,枫林遗址无论从原料、器型、技术等方面均与吉林东部已发现的细石叶工业面貌相一致,应属同一系统,年代大致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3.2 余论

枫林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中,最有意义的当属意外发现的手斧。最早由于“莫维斯线”的提出,导致手斧一直在东西方引起广泛的争论。在我国,学者们围绕手斧的类型、年代及功能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黄慰文^[4]、林圣龙^[5]等人都对有关手斧问题有很详细的论述。高星也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手斧的发现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6]。手斧在我国发现很少,主要集中在陕西、湖北的部分地区和百色盆地地区,不过,有相当数量的手斧并不标准。可以说,枫林遗址发现的手斧意义重大,是对我国手斧研究材料的重要补充。但由于此次仅发现一件手斧,本文尚无法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更好的阐释。

此前,东北地区仅在吉林市蛟河新乡砖厂地点^[7]和黑龙江省海林炮台山遗址^[8]发现两件手斧,但笔者从形态来看,这两件手斧器型均不规整,且底部保留有自然面,以标准的手斧来衡量,这两件并不典型,更类似于手镐一类的器物。而此次张福有在长白山地区发现的手斧,经两面打制修理,器形规整匀称,有软锤加工的特征,减薄技术高超。可以说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修理方式上看,都可与西方标准的阿舍利手斧相媲美。不过,与西方阿舍利体系相比,枫林遗址缺乏薄刃斧或手镐等伴生工具,而且年代也相距较大。此外,“手斧”在我国的传播路线或年代问题依然存在很大缺环和争议。然而,如此“精致”的手斧绝非偶然加工的产物,在近些年东北地区发达的细石叶技术出现以后,重型工具仍然普遍存在,似乎是并行发展。那么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黑曜岩为原料、以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东北地区东部,伴有手斧一类的工具被发现,是否为一种有地域性特征的工业类型值得日后更深入地探讨。因此,在没有具体发掘的材料报道和地层证据的情况下,很多问题都存在疑点。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标准手斧的新发现,对于认识东亚地区旧石器工业面貌的再审视,旧石器晚期人类生存行为的再认识,不同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及东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意义重大。枫林遗址的手斧对于探究旧石器时代东北地区与邻接地区的文化交流,现代人类起源有关的环境变迁与技术行为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 徐廷. 吉林抚松发现枫林旧石器遗址 [N]. 中国文物报, 2016-10-21(8)
- [2] 陈全家. 吉林镇赉丹岱大坎子发现的旧石器 [J]. 北方文物, 2001(2): 1-7
- [3] 陈全家, 王春雪. 东北地区近几年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 [A]. 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 考古学研究(七)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83-204
- [4] 黄慰文. 中国的手斧 [J]. 人类学学报, 1987, 6(1): 61-68
- [5] 林圣龙. 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 [J]. 人类学学报, 1994, 13(3): 189-208
- [6] 高星. 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 [J]. 人类学学报, 2012, 31(2): 97-112
- [7] 陈全家, 程新民. 吉林市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 [A]. 东北亚旧石器文化 [C]. 韩国: 白山文化, 1996: 247-257
- [8] 陈全家, 田禾, 陈晓颖, 等. 海林炮台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研究 [A]. 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9-24